

攀登海南五指山

陈彦

海南五指山，是我多次听说并路过的地方，总想攀爬一次，因为那是热带雨林，与我攀登过的所有山地都不一样。2025年盛夏，在参加海南生态文学活动时，终于如愿以偿，我与几个朋友，带上简单装备，踏上了步步登高的木栈道。栈道很长，七弯八拐地朝上蜿蜒着，游客也很多，几乎一步一景地形成了卡点堵点，面对数百年的陆均松，你无法不驻足。尤其是侏罗纪时期恐龙的主要食物桫椤，巨伞一般撑向天空，你不禁仰首，要去想恐龙身躯高大的进化原因。更别说那千古老藤对包括石头在内的物质的绳捆索绑、誓死纠缠了。不是你想趁前，而是道旁的生物、水流、山石紧紧勾住了你的眼睛，让你脚下无法适应摩肩接踵的人流推动。你的鞋后跟总是被人踩掉，但你仍难长记性，因为又有更好的景色让你东张西望、挪脚不动。

在空心的腐干上，蓬勃生长出一根毅然独立的新枝来，逃掉了生死劫，便又是宏大而旨远的壮丽一生了。另一些树的命运就没有这般“柳暗花明”了，尤其是分别叫做黄葛榕和高山榕的树，也是通过飞鸟和鼠类的帮闲，而将种子撒播在宿主树最受益的冠盖上，然后“飞瀑而下”，直到把宿主密织成一个矗立的“茧房”。榕树有无尽产出新根系的习性，且是由高处向下窥探延伸，任你如何具有生命张力，也难逃它繁复的绞索，最终会被绞杀在无望的宿命中。同样是附生，这是热带雨林生存法则的惯常，多数会彼此成就、互生共荣。但也总有一种依附，终将反噬一口，让善良与施恩变成“农夫与蛇”的新寓言。

任雨林中的大雨如何丰沛而急迫，我们还是凭借大自然的千万条藤萝树根，攀上了五指山的第一峰峦，但这不是主峰，要登上群山之巅，还需近一小时的攀援。先入深沟，再冲绝顶，真是让人有点骑虎难下了。雨丝毫没有减退的意思，且雷声在山顶更加狂暴，似乎每一道闪电都与身旁的某一棵大树在神秘接通，让我们连攀藤蔓也有了忌惮。可到了这阵儿，铩羽而归，总是心有不甘。我竟然鼓动同行者：上吧，来都来了！何况队伍里还有从从容容的护林员。第二峰也是五指山的主峰，它是海南岛的第一高峰。一切都吸引着我们做了最后一搏。

先下一峰，再上二峰，那是在五指山的“指缝”间转换。主峰似乎近在咫尺，想接近它，却因大雨如注而变得异常艰难。仅仅是数百米落差的“急转直下”，就让我们尝尽了此后全程下山的所有苦头。基本上都是无以附着的顺沟出溜，任你如何闪腾挪，有时就是找不到一块可以生根的踏脚石。要不是藤萝树根连带挂稍，还有闪失，就凌空蹈虚在万丈深渊下了。旅游鞋有时会被猛然截掉，让浑水冲出几米远，再钩回来穿上，里面塞窄作响的都是千年碎叶，还有存续数亿年的古老昆虫羽翼和蜘蛛的外壳。整个雨林的丰沛，是体现在盛大与毫米之间的。尤其是那些微小的生命，更是激活了山川犄角旮旯的灵性。好在我们既没遇见枯藤老蛇，也没沾上吸血的蚂蟥，更没碰见突然伸出手要吃喝的长臂猿。我们终于从又一个低谷，攀上了蓬勃主峰，海拔1867米，它是海南的真正屋脊，“万泉河水清又清”的发源地。五指山的另外4个“指头”，已然在我们脚下次第矮去了。

奇妙的是，就在我们登上那个不到10米长宽的山顶时，大雨确实停顿了那么几分钟，大雾也确乎散开了一线天，让我们倏忽间看到了主峰下的千万气象，似乎整个海南岛都要尽收眼底了。

每逢中秋，最想念的常是父母、友人、爱人，抑或家乡。对于这份心底里的惦念，恐怕“新月”始。

连日来，北京画院美术馆的“无限清凉——丰子恺艺术展”和“三家门下转轮来——齐白石与徐渭、八大山人、吴昌硕”两个几乎同时推出的展览火了，天天排长队，是这个喜好安然的观画处没有过的气象。步入展厅的第一幅画就是丰子恺的那件名作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。这幅画被认为是丰子恺的“漫画出世作”，黑白稿最早发表在1924年朱自清、俞平伯主编的《我们的七月》上。聚后的清凉，穿过竹帘看见的那钩新月，最是惆怅。而丰子恺，齐白石也刻过一方印章：客中月光亦照家山。这方印章后来演化出纪念齐白石诞辰160周年的展览主题“客中月光照家山”。2023年在他家乡湖南举办时，还请另一个湖南人——99岁的黄永玉题写了展标，亦是一段佳话。展览的海报是白石老人的侧身像置于一个大大的圆月之中，既表达了齐白石在北京对家乡的心心念念，更寄寓着一份圆满。

关于月亮，齐白石还另有佳作。在北京画院收藏的2000余件齐白石的作品与文献中，我最爱的是一件尺幅不大的书法。其中的奥妙，我个人的浅见于不少场合与朋友分享过。这幅作品正当中仅写了一个充盈画面的篆书：月。此字右侧题了4个小字：“残月增满”。再看作品的左侧，方知白石老人写于1947年。那时，齐白石应该说已是功成名就、闻名遐迩了。不仅在前一年，与溥心畲一起作为画坛代表前往南京办展，更在上海受到极高礼遇，作品大卖，张充仁甚至为其塑像。如日中天的齐白石，为什么还要写“残月增满”呢？开始我也颇为不解，后来想起曾同一位老友聊天，他说：“你看小时候咱们读金庸的武侠小说，洪七公有一招叫‘飞龙在天’，我一直以为这是最了不起的一招！但在人生中，如果已经‘飞龙在天’了，恐怕就该走下坡路了。”回望80多岁的齐白石，如此